

錢鍾書與洛夫喬伊

——兼論錢著引文的特色**

李 貴 生*

摘 要

錢鍾書十分欣賞美國思想史家洛夫喬伊（A. O. Lovejoy）的治學方法，然而有趣的是，他的學術論著中雖然充塞著數量驚人的引文，卻鮮有徵引洛夫喬伊的著作。為了深入說明這個現象，本文首先從錢著中的西學引語入手，探討這些引文的特色；接著我們會考察錢鍾書對單位觀念史學的認識，以及打通說與單位觀念史學相似的地方，藉此說明錢氏與洛夫喬伊的關係。

關鍵詞：錢鍾書、引文、洛夫喬伊、單位觀念史學、打通說

一、引 言

探討錢鍾書（1910-1998）治學方法及學術淵源的著作，大都忽視了美國思想史家洛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對錢氏的影響。¹做

* 作者係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講師。

** 李婉雯女士、張連航博士及馮樹勳博士在論文撰寫期間多番啟發和鼓勵，黃慧萍君、方伊琪君協助影印校對，又《漢學研究》兩位匿名審查學者提出許多寶貴的修訂意見，謹在此致謝。

1 如敏澤嘗詳列錢鍾書運用的西方現代學術理論，包括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新批評、接受美學、象徵主義、存在主義、闡釋學、文化人類學、符號學、心理分析學等等，卻沒有注意到洛氏的單位觀念史學。見〈論錢學的基本精神和歷史貢獻〉，載馮芝祥編，《錢鍾書研究集刊》第1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頁22。又季進，《錢鍾書與現代西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亦有類似情況。

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錢鍾書雖然博引典籍，卻很少引用洛氏的著作，令人低估甚至忽視了洛氏的實際作用。其實錢鍾書相當推許洛氏的單位觀念史學方法，其打通說亦與此有密切關係。要真切瞭解二者的關係，我們不能被錢著中數量繁多的引文所迷惑，而應該穿透書寫這些引文的複雜策略，掌握錢鍾書實際的意向，析骨取心。

爲了消除引文構成的盲點，深入說明錢鍾書與洛夫喬伊的關係，本文首先會探討錢著引文的特色，剖析當中的審美要求及徵引策略。錢鍾書涉獵的範圍非常廣闊，在以下有限的篇幅裏我們擬由小見大，把注意力集中在與論題有關的西學知識上。下文會先探討錢著中有關西方思想的論述，初步說明引文的不同作用；繼而會考察他對洛夫喬伊的認識和徵引，闡明單位觀念史學的涵義；最後則會考察「打通」說與單位觀念史學的關係，藉此說明洛氏對錢鍾書的影響。筆者希望這些粗淺的意見能引起錢學研究者的思考，並能增進古典文學研究者對單位觀念史學的認識和興趣。

二、錢鍾書的西學素養

錢鍾書對西方哲學和文學思想抱有終身的興趣，早在大學時期已廣泛閱讀相關的學術著作，並且撰寫了不少頗有見地的評論，如〈一種哲學的綱要〉、〈美的生理學〉、〈大衛·休謨〉、〈鬼話連篇〉、〈爲甚麼人要穿衣〉、〈休謨的哲學〉、〈約德的自傳〉、〈旁觀者〉等。²這些書評均發表於1932-33年間，它們除了顯示錢鍾書有令人嘖嘖稱羨的閱讀速度外，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乃是被評的書多是三十年代剛於國外出版的新著，可知他很早已有意識地吸收外國學術的最新成果。在這些文章之中，我特別喜歡1933年10月發表的〈作者五人〉。³這篇文章評論「五個近代最智慧的人」的文章風格，包括：穆爾（G. E. Moore, 1873-1958）、卜賴德雷（F. H. Bradley, 1846-1924）、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詹美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和山潭野納（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他們均是

2 這些文章均收錄在鍾錢書，《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北京：三聯書店，2001）。

3 載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頁110-118。

廿世紀上半葉著名的哲學家，除了卜賴德雷後來名氣稍遜以外，其餘四位至今仍是公認的大師。錢鍾書對他們的說理文字有細緻的觀察，如謂：

穆爾的膽跟他的心一般的細，每說一句話，總要填滿了缺陷，補足了罅縫，不留絲毫可指摘的地方。……你找不出一句廢話來，偏又覺得煩瑣。他似乎不僅把理由（reasoning）告訴我們，並且要把理解力（understanding）灌輸給我們。⁴

讀過穆爾著作的人看見這些評論，應該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吧。文中一些看似順手拈來的句子，如「羅素的學說是極科學化的，而性格卻帶些神秘」，⁵往往不經意地流露出作者對所評哲學家的獨到認識。這些論述出自一個二十二歲的大學生之手，著實令人驚奇。

十五年後出版的《談藝錄》標誌著錢鍾書學術成就的第一個高峰。該書博涉中外古今文獻，連早期吹毛求疵的評者也得承認「錢先生學有根柢，廣窺博覽，又真的精通好幾國的語文，所以舉起例來，都能旁徵繁引，探本窮源」。⁶西方的大經大典，如柏拉圖（Plato, 427-347 B.C.）、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西塞羅（Cicero, 106-43 B.C.）、盧克萊修（Lucretius, 99-88 B.C.）、普羅提諾（Plotinus, 204-270）等希羅大家的著作，自是探本窮源時不可或缺的材料。此外，該書以許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 1893-1984）的說法印證司空圖（837-908）〈詩賦〉一節，較早地引介俄國形式主義文論（Formalism），這種「預流」的識見，早已為錢學研究者所津津樂道。從1947年發表的〈補評《英文新字辭典》〉還可以看到，錢鍾書對廿多年後在港臺流行一時的存在主義也知之甚詳。該《辭典》釋 existentialism 為「現代法國文學裏的一種哲學」，錢評曰：

這不大確切，祇能說一派現代哲學，戰前在德國流行，戰後在法國成風氣。我有 Karl Jaspers: *Existenzphilosophie*，就是一九三八年印行的，比法國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Camus: *Le Mythe de Sisyphe* 要早四、五年。近來 Kierkegaard，Heidegger 的著作有了英譯本，這派哲學在英、美似乎也開始

4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頁112。

5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頁115。

6 閻簡弼，〈評錢鍾書先生著《談藝錄》〉，載《錢鍾書研究》第2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頁159。

流行。⁷

祈克果 (S. Kierkegaard, 1813-1855) 的著作在四十年代已陸續有英譯本。⁸ 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最早的英譯選本則出版於 1949 年,⁹ 而他的主要著作《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 要到 1962 年才有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的全譯本。¹⁰ 錢鍾書說「近來」海德格的著作有了英譯本, 大概就單篇發表的譯文而論, 或據報刊書訊之類消息而發, 端的是近在眉睫。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 錢鍾書似乎沒有受到 1949 年以後封閉環境的影響, 依然能夠緊貼西方學術的最新發展。以弗萊 (Northrop Frye, 1912-1991) 的名著《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為例, 張隆溪 (1947-) 說: 「錢先生在弗萊書剛問世不久就讀過了, 而且還注意到西方學界後來對此書的反應和評論」。¹¹ 震驚學壇的《管錐編》正是這種不懈積累的重要成果。這部奇書出版之後, 他又讀了許多新書, 陸續寫成《管錐編 (增訂本)》、《談藝錄 (補訂本)》跟《談藝錄》(增訂本) 補正》等。¹² 他「老年為學」的貢獻論著已多, 且漸有神話化的傾向, 我不想再作渲染, 只舉李慎之 (1923-) 的記述為例:

-
- 7 見《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 頁 298。按: 有學者不止一次把這段引文中卡繆的《薛西弗斯的神話》寫成《希齊夫對話》, 未知何故? 參李洪岩、范旭倫, 《為錢鍾書聲辯》(天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0), 頁 16; 李洪岩, 〈錢鍾書與法國〉, 《中華讀書報》1999 年 1 月 20 日。
- 8 Sö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 Dialectical Lyric*, tran. Walter Lowri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 *A Kierkegaard Anthology*, ed. Robert Bretall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46).
- 9 Martin Heidegger, *Existence and Being*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 1949). 按海德格著作的英譯目錄可參此網址: “Quick Reference Guide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eidegger” (<http://think.hyperjeff.net/Heidegger>), 2002 年 10 月 19 日瀏覽。
- 10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1962).
- 11 張隆溪, 〈懷念錢鍾書先生〉, 載氏著, 《走出文化的封閉圈》(香港: 商務印書館, 2000), 頁 309。
- 12 錢鍾書, 〈談藝錄〉(增訂本) 補正, 載《錢鍾書研究》第 1 輯 (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 1989), 頁 7-32。

80年代初，中國流行的是向南斯拉夫取經，實踐學派正在走紅。我去請教錢先生，他不但回答了我的問題，而且送了我一本*Praxis*。前幾年，中國興起了解釋學。……他又告訴我：「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這就是解釋學。」使我茅塞頓開。……現在的時髦青年老愛掛在嘴邊的「解構」(deconstruct)原來還是錢先生應別人之請翻譯的。¹³

像我這類不認識錢鍾書的人，僅能從書本中知道他曾把 deconstructivism 譯為「拆散結構主義」，¹⁴對那些在他逝世以後不斷湧現的舊信函和新回憶，自然只能表示驚奇、嘆服、欣羨之意了。這類回憶文字雖然取材各異、真假難辨，但多不約而同地描繪了錢鍾書好學不倦的形象，讓我們知道他一直沉醉在新知舊學之中，不管老之已至。

三、引文的作用

錢鍾書西學修養如此深湛，他讀過的洋書是否只是隨手放進自己的著作中？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錢鍾書對引用的材料有嚴格的甄別，就像李洪岩(1963-)所說：「《管錐編》一書字字都由戩子稱出」，¹⁵「從遣詞造句到布局安排，都費盡苦心，一絲不苟，毫不馬虎。甚至甚麼情況說甚麼話、用甚麼字、引甚麼文、引長引短，都大費安排，異常嚴謹」。¹⁶在回應周振甫(1911-2000)審讀《管錐編》的意見中，可以輕易找出許多例子，印證李洪岩的意見。譬如周謂范縝(450-515)不獨文字勝王弼(226-249)、嵇康(223-262)，思辨義理似亦勝二人，錢批曰：

是也。然所以能如此，正由佛學輸入，配合道家，「名理」益勝，所謂「入室操戈」也。不好說得!!故拙稿「豈習而不知……」微示此意。¹⁷

13 李慎之，〈千秋萬歲名 寂寞身後事——送別錢鍾書先生〉，載何暉、方天星編，《一寸千思》(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頁191。

14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下卷，頁841。

15 李洪岩，《智者的心路歷程——錢鍾書的生平與學術》(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458。

16 李洪岩，《智者的心路歷程——錢鍾書的生平與學術》，頁461。

17 周振甫，〈《管錐編》審讀意見(附錢鍾書先生批注)〉，載馮芝祥編，《錢鍾書研究集刊》第3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頁51。

范縝與佛學的關係正隱含在微言之中。再細緻地看，書中經常出現的人物銜頭，如「詩人」、「文家」、「學者」、「學家」、「大師」、「論師」、「論宗」等，貌雖尋常，恐怕也不能掉以輕心。錢鍾書審閱敏澤論意象的文章時，即對文中提及的意象主義「大師」，如龐德（Ezra Pound, 1885-1972）、格萊漢姆（A. C. Graham）、韋利（A. Waley, 1889-1966）等表示異議：

Pound可稱「大師」，Waley已只能稱翻譯中國文學名家，Graham何物哉！！¹⁸

大師無妨是某方面的名家學者，學者卻不一定夠格稱為大師。錢鍾書喜向後學灌米湯，但也有講究分寸的時候，讀了這些批語，我才領略到「狄爾泰（Dithey）亦玄亦史，世推大師」這句話的分量。¹⁹

遣詞造句如此刻意經營，引用文字時自也不會買菜求益了。然則數量繁多的引文在錢著中到底有甚麼用？陳平原（1954-）考察現代學術論文時，指出引語「有審美的考慮，但更多著眼於學理——尊重對象、依賴先賢、商榷同道，此乃使用引語的三大動機」。²⁰這種說法適用於一般的述學文章，但《管錐編》、《談藝錄》等卻屬例外。因為在錢鍾書的著作中，引語的學理作用與審美考慮實在難分軒輊；而且除了上述三大動機外，他使用引語還有一個特殊的意圖：炫博。我相信這兩點是錢著引文迥異於一般學究論文的主要特點。

錢鍾書的引語當然有學理上的作用，譬如論及神秘宗「以言去言」這種解嘲之法時，他引用了「西方一善賞析文體者」（K. Vossler, 1872-1949）的說法，以為「可資參證」；²¹又「《草木子》以『目見』為夢之大本」，畢豐（Buffon, 1707-1788）與弗洛伊德（Freud, 1856-1939）復有類似見解，「均資參證」。²²這些參證的作用正猶陳平原所謂「依賴先賢」，用以增強論點

18 敏澤，〈錢先生交往回憶之一〉，載馮芝祥編，《錢鍾書研究集刊》第2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頁6。

19 錢鍾書，《管錐編》（二）（北京：三聯書店，2001），下卷，頁441。

20 陳平原，〈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以「引經據典」為中心〉，載《文學評論》2001.4: 27。

21 錢鍾書，《管錐編》（二），上卷，頁93。

22 錢鍾書，《管錐編》（二），上卷，頁154。

的說服力。不過要引進外援，一兩個例子亦已足夠，是否有必要不厭其煩的窮盡細數。《管錐編》論「易」有「不易」之義時，引用了古希臘哲人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 540-470 B.C.）、普羅提諾、中世紀哲人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的著作，並謂「西洋典籍中此類語亦甲乙難盡」。²³ 既知甲乙難盡，又何必於增訂中再舉後世基督教頌神詩？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從近日頗富爭議的記述中得到解答的線索。

據說吳組緇（1908-1994）唸清華時曾請錢鍾書開列三本英文禁書，「他隨手拿起一張寫外國字的稿紙，一下寫滿正反兩面，開出四十多本，包括作者姓名、內容特點」。²⁴ 這件軼事流傳了好幾年，最近峰迴路轉。舒展（1931-）刊出錢鍾書的批語，直指記載純屬子虛烏有，「全無其事」，²⁵ 而范旭侖則引用陳丹晨和黃永玉（1924-）的記述，佐證事件的可信性。²⁶ 范氏所引陳文可證事件非李洪岩一面之詞，而黃永玉記錢鍾書於全聚德中「順手在一張長長的點菜單正反面寫了近四五十部書」，的確跟吳組緇的描述非常相似。不過這種爭論恐怕會沒完沒了，將來我們找到新材料（如全聚德老店員的供詞之類），事件的關係又得重新調配。其實史傳不妨有詩心，而文學情事雖不可盡信而未必無實可稽，「依附真人，構造虛事，虛虛復須實實，假假要亦真真」，²⁷ 因此就算人在回憶時想像力特別強，當中透露的訊息亦自有虛而非偽者。吳組緇或黃永玉的記憶可以有錯，但他們對錢鍾書炫博的印象卻是真實不妄，好比精神病人的幻覺，聲音影像雖非客觀存在，但他們確實「看到」「聽到」。這個印象絕非吳、黃所獨有，王水照曾對嚴復（1853-1921）以「京垓」代億萬、「員興」代地球的用法表示疑問，錢鍾書認為這種代字法不足為訓，並一口氣寫下三四個例子，「振筆直遂，欲罷不能」，若非反面

23 錢鍾書，《管錐編》（一），上卷，頁15。

24 李洪岩，〈吳組緇暢談錢鍾書〉，載牟曉朋、范旭侖編，《記錢鍾書先生》（大連：大連出版社，1995），頁124。

25 舒展，〈錢鍾書函批〈吳組緇暢談錢鍾書〉〉，載《中華讀書報》，〈時代文學〉欄，2002年4月24日。

26 范旭侖，〈《錢鍾書批注〈吳組緇暢談錢鍾書〉》辨正〉，載《中華讀書報》，〈時代文學〉欄，2002年6月26日。參黃永玉，〈北向之痛——悼念錢鍾書先生〉，載《一寸千思》，頁388。

27 參錢鍾書，《管錐編》（四），頁141。

是軍宣隊的公函，「可能還會『演示』下去」。王水照末後說：

他（錢鍾書）寫完最後一句「如君所舉皆此類也」，不無得意地把紙片塞給我，而我卻頓覺自己的貧乏和無知。何謂有學問，此即無言之教。²⁸

我不知道為甚麼寫了整整一頁紙還算是「無言之教」，但錢鍾書「不無得意」的神態確實活現於紙上。炫博能令他人感到自己的貧乏和無知，可以方便地增長自我優越的快感。認識錢鍾書的人大多看過類似的「演示」，這是他致力塑造的公開形象，²⁹我們不懂得欣賞，他可能會有「不逢知音」之歎。《管錐編》解釋《列子》「天地密移」時，連引George Herbert（1593-1633）、Marcel Proust（1871-1922）、Luigi Pirandello（1867-1936）、Spinoza（1632-1677）、Schopenhauer（1788-1860）、Jane Austen（1775-1817）、John Keats（1795-1821）、Francisco de Quevedo（1580-1645）、Thomas Mann（1875-1955）、Montaigne（1533-1592）等人的著作，我想他寫完最後一句「皆此意爾」時，³⁰一定也有不無得意的模樣。

炫博是意圖，其實際作用則隨文而生，包括溯源、³¹標舉、³²鑑賞、³³箋證、³⁴說教等。³⁵數目繁多的引語並不令人生厭，反而非常耐讀，原因是

28 王水照，〈記憶的碎片——緬懷錢鍾書先生〉，載《一寸千思》，頁222。

29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pp. 44-59.

30 錢鍾書，《管錐編》（二），上卷，頁128。

31 如錢鍾書，《管錐編》（一），上卷，頁290：「尼采論古希臘文藝，以繫鏈舞蹈喻舉重若輕、因難見巧，亦取韻律示例。談者每稱引之，而甚少知其本諸舊喻也。」

32 如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七綴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106：「林紓同時人李葆恂《義州李氏叢刊》裏的《舊學齋筆記》似乎極少被徵引過。」又《談藝錄》下卷，頁594：「古希臘有諺云：『簡短與靜默比鄰』。嘗歎此言，可資談藝，而未睹有徵引者。」

33 如錢鍾書，《管錐編》（四），頁92：「有著書論翻譯術者，嘗列舉前人醜詆譯事、譯人諸詞，如『驢蒙獅皮』、『蠟製偶人』、『點金成鐵』之類頗夥；余尙別見『沸水煮過之楊梅』、『羽毛拔光之飛鳥』、『隔被嗅花香』等品目，僉不如『嚼飯與人』之尋常而奇崛也。」

34 如錢鍾書，《談藝錄》，上卷，頁344，引拜倫詩歌，以為「不啻為『當時已惘然』作箋矣。」

35 如錢鍾書與張文江書：「我舉這兩個例，絕非向你炫博，用意是要你看到對經典第一手的認識比博覽博士論文來得實惠。近人的學術著作（包括我的在內）不必多看」。見張文江，

錢鍾書對文章有很高的審美要求，十分重視引語的藝術效果。他在回應周振甫的審讀意見時，曾說：「特公持論直爽，弟則好爲文語耳」。³⁶「好爲文語」是錢著的特色，最近驚奇地知道一位訓詁名家也注意到《談藝錄》「這部書中還有著數不盡的四字格成詞，足以供吾儕作文之助」，並囑咐他的學生「備一個筆記本，把好的詞都記下來」。³⁷錢鍾書嘗諷刺語言學者，說「認識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³⁸現在看來「未必」一詞語意圓融，並不苟且。《管錐編》補論「春秋書法」對後世小說的影響時，嘗引《紅樓夢》爲例證，結語云：「青史傳真，紅樓說夢，文心固有相印者在」。³⁹我看這類例子一定不只見於《紅樓夢》，他引用此書，大概是要爲「青史傳真」作對子而已。又書中分析「借口代言」之例，有謂：「貌若現身說法 (Ichlyrik)，實是化身賓白 (Rollenlyrik)」，⁴⁰修辭機趣更是顯而易見。

錢鍾書自言「拙著不易讀者，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詞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遊戲貫穿潛伏耳」。⁴¹譬如心理學以古希臘傳說名自愛症 (narcissism)，他申論說：

張華《博物志》卷二言山雞「自愛其毛，終日映水，目眩而溺水」；劉敬叔《異苑》卷三則言山雞「鑑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脫山雞顧影而不知爲己，單情欲雙，故鳴舞以媚誘之，則事與希臘傳說相類，「水仙花症」不妨改稱「山雞症」。⁴²

後又意猶未盡，增訂曰：

《宗鏡錄》卷六六：「如惡狗臨井，自吠其影；水中無狗，但有其相，而生

〈錢先生的一封信〉，載《記錢鍾書先生》，頁105。

36 周振甫，〈《管錐編》審讀意見（附錢鍾書先生批注）〉，《錢鍾書研究集刊》第3輯，頁49。

37 郭在貽，〈旻齋文存下編〉，載《郭在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4，頁194。按：這條材料是張連航博士提供的，不敢掠美，特此鳴謝。

38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釋文盲〉，頁45。

39 錢鍾書，《管錐編》（一），下卷，頁350。

40 錢鍾書，《管錐編》（一），上卷，頁174。

41 羅厚，〈錢鍾書書札書鈔（資料）〉，載《錢鍾書研究》第3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頁318。

42 錢鍾書，《管錐編》（二），下卷，頁645-646。

惡心，投井而死。」與山雞事相待而成。自愛症（narcissism）可名「山雞對鏡病」，而自仇症（nemesism）亦不妨名「惡狗臨井病」也。⁴³

這些引語都是以文為戲，弄筆增趣者，錢鍾書煞有介事地增補，可知引語絕非只有學理上的考慮。其他如「近人或謂之『連鎖單相思』；竊以為不妨名曰『鵝籠境地』」；⁴⁴或詳述「西方舊諺」，譏諷王國維（1877-1927）「附會叔本華以闡釋《紅樓夢》」，⁴⁵均屬同一機杼。

強調引語的修辭效果，使不即化為不離，可以增加引語的存在價值，滿足炫博的訴求。然而並非所有引語皆能成為藝術品的有機部分，為了確保它們不至成為無謂的小數，錢鍾書提出了高明的理由：連類。如《管錐編》考論「對牛彈琴」這類比喻，在短短兩頁之中，引錄了二十多條材料，範圍涉及佛學、畫論、西洋文學和哲學等，這些雜多的引語，最後即以「可傍通連類焉」一語貫串起來。⁴⁶連類的語言形式是引語的堆疊，其背後的學理根據則是「打通」。關於打通說下文另有討論，這裏只略談連類的作用。

錢鍾書談及一己的學問時，喜歡強調自己戛戛獨造、不由師授，他在《談藝錄補訂》中自述學詩的經過，大家早耳熟能詳。不由師授的含義，須參觀法國「大百科全書」有關eclectic的定義：「不為任何理論系統所束伏，敢於獨立思考，取各派之精華」，⁴⁷也就是哲學家教子姪所謂：「當以蜂為模範，博覽群書而匠心獨運，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來歷而別具面目」。⁴⁸如何才能顯示自己的學問乃集百家之長，皆有來歷而又別具面目？錢鍾書的做法是把百家著作儘量羅列出來，詳注來歷，但又別出心裁，利用這些引文提出或回答常人罕及的問題。《管錐編》博引數以千種中外著作，正是以連類的方式加以串聯，而串聯的繩子則是作者關注的現象或問題。如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錢鍾書謂「康德論致知，開宗明義曰：『知識必自經驗

43 錢鍾書，《管錐編》（二），下卷，頁645。

44 錢鍾書，《管錐編》（二），下卷，頁673。

45 錢鍾書，《談藝錄》，上卷，頁89。

46 錢鍾書，《管錐編》（四），頁198-201。

47 張隆溪，〈懷念錢鍾書先生〉，頁306。

48 錢鍾書，《管錐編》（四），頁63-66。

始，而不盡自經驗出』；此言移施於造藝之賦境構象，亦無傷也」。⁴⁹連類就是要連接不同的範疇，「移施」二字正道出它的特性，後來被問及《圍城》人物有沒有作者的影子時，他再引康德（1724-1804）此語，並謂「那句話也可以應用到文藝創作的想像上」。⁵⁰康德的話原屬知識論範疇，錢鍾書清楚記得它的來歷，而把它移施到文藝創作中，使它別具面目。

連類的難度就像比喻一樣，相連的事物表面上愈是沒有相似點，愈是能顯出功夫。例如《談藝錄》謂「釋氏破我，論證與休謨要義相同」，⁵¹以經驗主義哲學印證佛學，自信獨具隻眼，故補訂云：

偶檢五十年前盛行之英國文學史鉅著，見其引休謨言「自我不可把握」一節，論之曰：「酷似佛教主旨，然休謨未必聞有釋氏也。」喜吾說與合，標而出之。⁵²

句中難掩得意之情。當然，並非每次皆能早著先鞭：

余四十年前，僅窺象徵派冥契滄浪之說詩，孰意彼土比來竟進而冥契滄浪之以禪通詩哉。⁵³

不甘後人，於是《管錐編》增訂四中特別提到：

當世哲人維德根斯坦謂：「倘明吾旨，則由吾言而更上陟焉，吾言遂無復意義，亦猶緣梯而升，盡級登高，則必捨梯也」。乃類釋氏「登岸捨筏」、「過橋拆橋」、「到岸不須船」等命意，亦猶道家「得兔忘蹄、得魚忘筌」之旨。⁵⁴

他不但以釋、道參印前期維根斯坦哲學，並且提醒大家他早已引用過後期維根斯坦的著名比喻，⁵⁵把它與《五燈會元》、《林間錄》相提並論：

原引維德根斯坦自言哲學旨在「示玻璃瓶中蠅子以出路」，則其遺書於1953

49 錢鍾書，《管錐編》（四），頁292。

50 林涓，〈一代學者錢鍾書〉，載沈冰編，《不一樣的記憶：與錢鍾書在一起》（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頁194。

51 錢鍾書，《談藝錄》，下卷，頁794。

52 錢鍾書，《談藝錄》，下卷，頁794-795。

53 錢鍾書，《談藝錄》，下卷，頁793。

54 錢鍾書，《管錐編》（一），下卷，頁514-515。

55 錢鍾書，《管錐編》（一），下卷，頁714。

年行世以來，斯語膾炙眾口已久，而未見有舉禪宗話頭相與參印者。⁵⁶

如此刻意標舉自己的發明，正可窺探其心力所在。理解這一點，我們便會明白爲甚麼他引用大哲學家的鉅著時，不時會擷取一些似乎無關宏旨的雋語或片段。上文有關維根斯坦的引語固然是明顯的例子，此外他引用休謨《人性論》，竟摘舉末後「以躬行自破心匠」的記述，⁵⁷我想研究休謨哲學的人恐怕鮮會注意到這段近乎閒聊的文字。這種徵引的方法有兩個好處，一方面可顯示自己讀書獨具慧眼，能注意到旁人沒留心的地方，較易令材料別具面目；另一方面可以避重就輕，把不一定能吃透的哲學著作也囊括其中，⁵⁸達到炫博的效果。在連類的傘子下，一切引語都有存在的理由，因爲「在某一意義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與比較的；在另一意義上，每一事物都是個別而無可比擬的」，⁵⁹我們盡可聲稱各條引文原屬特定範疇，而又強調它們可引合移施，把它們「跨範疇」地連類起來。

錢鍾書有意識地善用自己照相式的記憶力，一生努力不懈地積累知識。⁶⁰他腹藏萬卷，兼有過人才情，欲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廣度和深度，原是理所當然的事。要滿足心理上的需要，又要體現精微的學術思想，還要做文章、說笑話，於是他以無數中外引語築成萬人仰望的巴別塔。

56 錢鍾書，《管錐編》（一），下卷，頁711。

57 錢鍾書，《管錐編》（二），上卷，頁59。

58 譬如《管錐編》增訂嘗引用美國分析哲學家戴維森（Donald Davidson, 1917-）的名言：「明比皆真，暗喻多妄」（All similes are true and most metaphors are false），認爲此語「蓋謂無一物不與他物大體或未節有相似處，可以顯擬，而每一物獨特無二，迥異他物，無堪齊等，不可隱同。即《莊子》〈天下篇〉述惠施所謂『萬物畢同畢異』。」（《管錐編》第5冊，香港：中華書局，1996，頁132-133。）其實戴氏原句乃要顯示明喻與暗喻的語意分別，指出前者皆是廢話（trivially true），後者多是假話（patently false），它們正是基於這類與別不同的真假值，誘導人們尋找比喻所暗示的東西。錢鍾書那番解說，只是想當然的說法而已。此外，他論「顯擬二物」與「二物隱同」之別，認爲當中有「不盡取」與「申至於他邊」的差異，亦非戴氏意見。有關問題詳參拙作〈詩喻易象異同論〉，載《中外文學》24.10（1996）：79-103。

59 錢鍾書，〈年鑒寄語〉，載《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頁161。

60 參劉士杰，〈精神的偶像〉：「你只要向他提問，他不僅頭頭是道地解答了，指出各種出處和典故，還要（哪怕你已經心悅誠服了）搬出書來找到憑證給你看，說：『怎麼樣？我這老頭記性怎麼樣？』像孩子一樣得意。」載《一寸千思》，頁184。

四、引文以外的洛夫喬伊

《談藝錄補訂》云：「司空表聖《詩品·含蓄》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不著』者、不多著、不更著也。已著諸字，而後『不著一字』，以默佐言，相反相成。」⁶¹ 錢鍾書深明這個道理，當《圍城》步入經典的殿堂時，他提到《百合心》的手稿，「假如《百合心》寫得成，它會比《圍城》好一點」。⁶² 於是推崇《圍城》的人把《百合心》想像得更完美，不滿意《圍城》的人則同情作者未能完成真正的鉅著，不留一字的《百合心》與已著諸字的《圍城》互相映發，魚與熊掌皆可兼得。⁶³ 《管錐編》序言提及的續輯和外篇，是否應作如是觀，大家拭目以待。

道一貫而萬殊，言默相佐的妙理，無妨運用於學術著作中。錢鍾書雖然博引載籍，但他並沒有把讀過的書全部徵引出來，因此縱使純以數量論英雄，我們恐怕也低估了他。就像中國畫的留白一樣，那些未被引用的書籍，跟已引錄的文字互相發揮烘托，令人越發敬佩他的學問。譬如他在一封信中提到法人來訪：

因問弟何以未提及馬王堆出土之漢寫本《道德經》，弟答以「未看亦未求看」，反問曰：「君必細看過，且亦必對照過Lancioni君意文譯本，是否有資神秘主義思想上之新發現否？」渠笑曰：「絕無。」⁶⁴

王水照認為「他當然掌握馬王堆本，且『對照過』意文譯本，胸有成竹，才能如此反詰」。⁶⁵ 《管錐編》論《老子》「正言若反」，末段說：「後賢論釋，

61 錢鍾書，《談藝錄》，上卷，頁285-286。

62 錢鍾書，《圍城》〈重印前記〉，頁2。

63 夏志清（1921-），〈錢氏未完稿《百合心》遺落何方？〉：「假如《百合心》手稿還在，真希望楊絳女士及早把它印出，因為這是部大家搶著要看的作品。」載《一寸千思》，頁326。他無疑說出了大家的心願，但據言默相成的思路，縱使文稿還在，也不宜「及早」出版，而須待錢學降溫時才面世。發現《十日談》手稿「為七十年代世界文壇上一大事」（參羅厚，〈錢鍾書書札書鈔（資料）〉，頁303），發現《百合心》手稿一定也能夠再掀錢學的另一高峰。這種做法才配得上錢鍾書的思辨智慧。

64 王水照，〈記憶的碎片——緬懷錢鍾書先生〉，頁229-230。

65 王水照，〈記憶的碎片——緬懷錢鍾書先生〉，頁230。

經眼無多」，⁶⁶此句根本就是反語。明明讀過偏說「未看」，原因是材料與主題無關，不必贅述，然則已引錄的字句，自然都是經過一番篩選，言必有物了。

學者隱瞞讀過的書，動機一般不純正，可歸入仲長統（180-220）所言學士之姦：「竊他人之記，以成己說」。⁶⁷這類學者自感不足，希望以剽竊的方式增加個人聲望，但錢鍾書卻是覺得別人不足，因此不引用個別書籍。就像劉衍文（1920-）所言，錢鍾書對近世學人多有微詞，「然而能為錢公於書中道及其姓氏的，縱有貶辭，實際上也都表示了相當的尊重」，⁶⁸他不點名批評某些學人，「非有所避忌也，不屑耳」。⁶⁹周振甫審讀《管錐編》論樂毅《獻書報燕王》時說：

「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讀後感到「于」字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于」承上文的「于」字作解，植在汶篁，不可通。檢《詞詮》，作「以」字解，始通。對「于」字作何解，是否要說明一下？⁷⁰

錢鍾書的回應誠堪玩味：

遵尊意補「周君振甫曰」一節，稍加申說。楊書未睹；「于」可訓「以」早見高郵王氏書中，以《老子》「以戰則勝」而《韓非子》作「于戰則勝」為例。句法與此不近，故另舉《墨子》一例，不識楊書有之否？請裁定之。⁷¹

「不識楊書有之否」肯定也是胸有成竹的反詰。他根本掌握《詞詮》的用例，卻因當中「句法與此不近」，於是另尋更恰當的資料，申論己說。他沒有大驚小怪地吹噓自己補充了《詞詮》，反而視若無睹，不加引用，此舉跟他批評當代勝流的行徑，實相一致。楊樹達（1885-1956）被陳寅恪（1890-1969）譽為「今日赤縣神州訓詁小學之第一人」，⁷²又是錢鍾書大學一年級的國文老

66 錢鍾書，《管錐編》（二），上卷，頁109。

67 仲長統，〈昌言下〉，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900。參《管錐編》（三），頁222-223。

68 劉衍文，〈漫話錢鍾書先生〉，頁85。載《錢鍾書研究集刊》第2輯，頁73-103。

69 劉衍文，〈漫話錢鍾書先生〉，頁88。

70 周振甫，《〈管錐編〉審讀意見（附錢鍾書先生批注）》，頁29。

71 周振甫，《〈管錐編〉審讀意見（附錢鍾書先生批注）》，頁29。

72 陳寅恪，〈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230。

師，此等人物居然也不獲品題，自鄙以下，更無譏矣。最近有論者暗示錢鍾書蹈襲前人成說，其說頗為近理，但我始終認為這種想法未免小覷了他。⁷³

在引文以外的留白之中，美國思想史家洛夫喬伊的作品有著非比尋常的地位，令人難以捉摸。他有不少論點可供連類參證，卻很少出現在錢著之中，然而這絕對不表示錢鍾書不屑提到他，恰恰相反，錢鍾書十分欣賞他的學問和治學方法。仔細參詳錢鍾書對洛氏這種障而復彰的徵引手法，可以幫助我們全面瞭解其機巧的引書策略。《管錐編》分別有兩處引用洛夫喬伊：

愛身惜身之外而復好「名」(approbateness)，此人之大異乎禽獸者也 (the differentia of man par excellence)。⁷⁴

西方古人言性惡則為政主專制保守，言性善則為政主自由進步，言性惡則乞靈於神明，言性善則自立於人定。⁷⁵

注腳點明兩段文字皆出自洛氏晚年的著作 (*Reflections on Human Nature*)，其作用不過是一般的連類參證，與洛氏的治學方法並無太大關連。此外《談藝錄》舊本更從未徵引，《補訂》始增一條：

雅可比 (F. H. Jacobi) 所謂「超感覺之感覺 (der Sinn für das übersinnliche) 即柏格森之「直覺」，近人考論綦詳。(原文小字附注：參觀 A. O. Lovejoy, *The Reas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Time*, 2-10)。⁷⁶

「考論綦詳」算是正面的評價，可是與眾多的引文相比，三條材料實在微不足道，而且洛氏的姓名更未嘗出現在正文中，只是一個「近人」而已。僅僅根據這些引語，很難想像錢鍾書特別看重洛氏，然而參照引文以外的材料，即可發現另一番景象。

一部初版於 1979 年，「主要依據作家本人、或親屬、或組織提供的材

73 高恒文見錢鍾書以杜詩解陶潛「不求甚解」句，與浦起龍 (1676-1762) 意見相同，因浦書屬常見之書，乃謂「作者以『竊謂』自矜，殊難理解。」(〈關於《五柳先生傳》〉，載《錢鍾書研究集刊》第 3 輯，頁 158) 其實正如作者所說，學問儘可有「英雄所見略同」的情況 (頁 155)，而且細味原文，錢氏把陶淵明兩種讀書方法捉置一處，然後以杜解陶，屬文成對，當中修辭的考慮只怕多於學理的思量。

74 錢鍾書，《管錐編》(二)，上卷，頁 192。

75 錢鍾書，《管錐編》(三)，頁 537。

76 錢鍾書，《談藝錄》，上卷，頁 134。

料」編寫而成的《中國文學家辭典》，⁷⁷對錢鍾書的治學方法有如下介紹：

他嘗試用比較文學、心理學、單位觀念史學、風格學、哲理意義學等學科的方法來理解文學作品。⁷⁸

范旭侖認為句中「謙克的表述」，不像第三者的口吻，應該出自錢鍾書之手。⁷⁹我以為他的觀察非常合理，因為該文還提到錢鍾書一部待整理的著作：《感覺、觀念、思想》（英文著作，評論但丁、蒙田、莎士比亞等十個西洋作家及其作品）。⁸⁰它顯然就是《管錐編》自序所說的「外篇」，楊絳於1999年5月31日與夏志清書言：「《管錐編》其實還有至少小半未寫出，〈外編〉只在他心上，未落在紙上」。⁸¹試問除作者本人以外，又有誰能在廿年前說出只在他心上的著作名稱和內容？因此說這段介紹乃錢鍾書親自提供，應該可信。由是而言，上述各種治學方法便不可以等閒視之，它們是錢鍾書刺繡用的金針，在織好的圖案中未必有跡可尋。其中「單位觀念史學」（History of Unit-ideas）尤其可圈可點，這門學科的倡導人，正是徵引無多的洛夫喬伊。

根據現存資料，很難確定錢鍾書甚麼時候閱讀洛氏的著作，但他最遲在1978年已使用「單位觀念」這個字眼。周振甫審讀《管錐編》時曾提到一些編輯技術的問題：「頁7倒9〈繫辭〉下云：『……』，『：』下用『，』，一般『：』下用句號，下用『，』上不用『：』。此處當有意如此點法，擬即照排」。⁸²孰料這類簡單的意見，竟引出如下批語：

此乃西文標點習慣，似較合理，因此處語氣一貫為一單位觀念。乞再酌定。⁸³

細讀所引〈繫辭〉及其上下文，可知他所說的「單位觀念」實際上只表示完

77 北京語言學院編，《中國文學家辭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凡例〉。

78 北京語言學院編，《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2分冊，頁809。

79 范旭侖，〈錢鍾書的性格〉，載《錢鍾書研究集刊》第2輯，頁68。

80 北京語言學院編，《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2分冊，頁810。

81 湯晏，《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臺北：時報文化，2001），頁357。

82 周振甫，《〈管錐編〉審讀意見（附錢鍾書先生批注）》，頁10。

83 周振甫，《〈管錐編〉審讀意見（附錢鍾書先生批注）》，頁10。

整意思之意，與洛氏原義不甚相干。⁸⁴他在此引用洋觀念，大概是要裝門面，希望不懂西文標點的人不要妄動其文字，就像方鴻漸演講時引用洋書一樣，目的是要教國文「那老頭子的禿頂給這個外國字鎮住不敢搖動」。⁸⁵雖然錢鍾書的用法較為寬泛，難知底蘊，但這個外國觀念相信與洛氏有關。一個認識錢鍾書的作家曾回憶說：「1981年，爲了寫『比較詩學』方面的文章，我到錢鍾書先生家中問學。他看過我的論文提綱後要我去讀美國思想史家A. O. 洛夫喬伊的著作。」⁸⁶自注即提到*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36) 和*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48) 二書。他又嘗撰文討論這門學科，重申：「錢鍾書先生曾同筆者談及單位觀念史學，特別看重它的方法論，認爲『很有用，很可啓發』。」⁸⁷可惜這位有幸得到大師耳提面命的後學，未嘗認真閱讀洛氏著作，只能似懂非懂地擗擗工具書的牙慧，⁸⁸牽強比附《管錐編》的內容，⁸⁹錢鍾書這枚金針恐怕是白費了。

沒有外在的喉舌（如王水照轉述法人來訪一事），很難彰顯著作中不曾徵引的書籍，既然所託非人，只好再作提示。1986年12月28日錢鍾書覆舒展（1931-）書云：

上周得《圍城》德譯者來函，中有一節提到她如何講《管錐編》，可供參考，寄奉一閱。她看出我採用「單位觀念」與分析的方法（例如中國古代文

84 說「變易」爲單位觀念尚可接受，但謂一段文字語氣一貫爲一單位觀念，卻是難以理解。

85 錢鍾書，《圍城》，頁43。

86 〈錢鍾書「鍾書」〉，載《「圍城」內外》（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2），頁19。

87 《〈管錐編〉與若干學科》，載《「圍城」內外》，頁105。

88 除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外，有關章節只引用了兩本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及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前者論及洛氏探討存在之巨鏈這個觀念時說：“Several principles were axiomatic in this approach: specifically plenitude, continuity, gradation.” (p. 467) 文章作者意譯爲：「這些概念特別豐富，具有連續性，可以分類」（《〈管錐編〉與若干學科》，頁108），顯示他根本沒有讀過洛氏原書，甚至連工具書也看不懂。

89 譬如該文提到洛氏對“nature”一詞的分析，表示：「《管錐編》中此類比較分析甚多，如『走狗』、『叩頭蟲』、『蝙蝠』、『龜』等皆古爲美詞，今爲貶詞，錢先生曾給予分析。」（《〈管錐編〉與若干學科》，頁107）文章作者把歷史語義學與單位觀念史學混爲一談，令人嘆爲觀止。假如錢鍾書這類分析即已「同洛夫喬伊可以媲美」（頁107），單位觀念史學也談不上「很有用，很可啓發」了。

學中是否有西方所謂「浪漫主義」那個複雜現象，我不知道；但西方浪漫主義的一個成分或「單位觀念」、「距離悵惘」，中國古代思想和文藝裏有明確的表達，也許和你作索引，有不約而同之處。此信請閱畢擲還，因我尚未回答。⁹⁰

信函尚未回覆即已轉示他人，心急之情可以想見。這段話貌若《圍城》德譯者現身說法，難保不是錢鍾書本人化身賓白。我沒有機會拜讀莫氏（Monika Motsch）原信，但她討論《管錐編》的其他著作似乎鮮有提及洛夫喬伊和單位觀念史學方法。她確曾表示：「《管錐編》的方法是先破後立。出發點是小枝節，把文字析成最小的單元。……其次是把小的單元重組成新的分子。」⁹¹這種描述與單位觀念史學頗為接近，不過作者從未與洛夫喬伊連類通家，反而認為這種方法「和西方母題研究差不多」。⁹²其教授論文雖一再強調《管錐編》「把中國文化拆解成無數單個觀念」，⁹³但她相信錢鍾書的方法主要受德國學者影響，除了狄爾泰的啓示外，還有卡西雷爾（Ernst Cassirer, 1874-1945）：「德國猶太哲學家卡西雷爾對於錢鍾書來說也許比狄爾泰更重要些。……特別是卡西雷爾的《象徵形式的哲學》在《管錐編》中起了『興奮劑』作用且有多處被引用。」⁹⁴她以多次被引用的書籍為線索，推尋錢鍾書的方法，又豈能發現單位觀念史學？其實她與洛氏可謂失諸交臂，因為她曾引用卡西雷爾有關文藝復興的文章，此文發表在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中，該學報的創刊者正是洛夫喬伊。錢鍾書說莫氏「看出」他採用單位觀念的分析方法，恐怕只是假口代言、表明己意而已。錢鍾書覆李景端書云：

金同志曾翻譯一些章節，承他送給我，並說他是最早漢譯《尤利西斯》的人；我一時虛榮心，忍不住告訴他我在《管錐編》395頁早已「洋為中用」，把《尤利西斯》的一節來解釋《史記》的一句了！⁹⁵

90 黃偉經，〈關於《錢選》出版的往事〉，載北京《博覽群書》2000.6 (2001.6.7): 36-41。

91 莫妮克（Monika Motsch）著，史仁仲譯，〈倩女離魂法——錢鍾書作為中西文化的牽線人〉，載陸文虎編，《錢鍾書研究采輯》（一）（北京：三聯書店，1992），頁47。

92 同上註。

93 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著，馬樹德譯，〈《管錐編》與杜甫新解〉（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31。

94 同上註，頁36-37。

95 轉引自范旭倫，〈錢鍾書的性格〉，頁30。

他畢竟是最早運用單位觀念史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忍不住多次告訴旁人，自然可以理解。令人疑惑的倒是，錢鍾書既然如此看重洛氏的治學方法，為甚麼不直接介紹，而要婉轉暗示？這個問題可以引發多方面的猜想。也許他希望研究者若干年後才發現他借用了洛氏的方法，好讓他們驚嘆自己的深博；也許洛氏有不少觀點值得參證，但引錄太多的話會與折衷主義的原則相抵觸，因此儘量略而不提；也許其治學的某些方法與單位觀念史學實在太相似，為免魯莽的讀者不辨牛馬，所以不願主動宣揚。當然，一切只是也許而已。他在1989年初次發表的〈《談藝錄》（增訂本）補正〉中，就原書586頁補入如下一條：

原文「猶曩日西人常言」云云一句後，脫去：「（參觀A. O. Lovejoy,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Capricorn Books, 177）。」⁹⁶

這條材料是否又是他故意留下的蛛絲馬跡，我至今仍沒有頭緒，只可以肯定錢鍾書自述的治學方法，與洛氏此書的確有相通之處。

五、單位觀念史學與打通說

洛夫喬伊是西方典型的博雅學者，精通多種外語，對西方文化各個部門均有深入的認識，其生平、著述以及相關評論，威爾遜（Daniel J. Wilson, 1949-）已有十分詳盡的討論。⁹⁷ 洛氏著重跨科研究，涉獵的範圍異常廣泛，他的著作可供錢鍾書連類的地方實在非常多。譬如他曾分析「自然」一詞在美學上的多種涵義，⁹⁸ 其一即為「自然作為藝術中被模仿的對象」，⁹⁹ 當中所引典籍不少可與《談藝錄》「模寫自然與潤飾自然」一節互相參證。¹⁰⁰

96 錢鍾書，〈《談藝錄》（增訂本）補正〉，頁28。

97 Daniel J. Wilson, *Arthur O. Lovejoy and the Quest for Intelligibilit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Arthur O. Lovejo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Garland, 1982).

98 Arthur O. Lovejoy, "'Nature' as Aesthetic Norm," *Modern Language Notes* 7 (1927): 444-450.

99 A. O. Lovejoy, "'Nature' as Aesthetic Norm," p. 445.

100 錢鍾書，〈《談藝錄》〉，上卷，頁182-186。

不過錢鍾書並沒有引用洛氏各種具體研究的成果，只向後學推介他的治學方法。

洛氏的單位觀念史學無疑獨樹一幟。他曾多次撰文闡述自己的方法，¹⁰¹可是正如閔克（Louis O. Mink, 1921-）所言，他從來沒有為「單位觀念」下一個明確的定義，¹⁰²僅列舉外延的例子來體現他的想法，例如範疇的類別、明顯或不明顯的假設、特定的哲學定理之類。¹⁰³簡括地說，洛氏認為思想史上各種學說多是成分複雜的混合體，個別哲學家的主張如是，那些被冠以「主義」之名的學術流派，如浪漫主義、理性主義等，雖然表面上有較為一致的涵義，實際上也是由不同元素組成的化合物。單位觀念史學研究就像分析化學（analytic chemistry）一樣，旨在解析組成各種學說的元素，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洛氏把這些元素稱為單位觀念，這種研究使我們意識到哲學系統之間的差別並不在乎它們的成分，而是在於成分的組合模式。¹⁰⁴他以化學研究比擬單位觀念史學，這個隱含歧義的類比說明自問世以來，陸續引起不少迴響，威爾遜嘗撰專文檢討有關論述。¹⁰⁵

威氏指出，早在四十年代洛夫喬伊的同事史匹沙（Leo Spitzer, 1887-1960）已對單位觀念的研究方法提出質疑，此後曼德爾本（Maurice Mandelbaum, 1908-）、閔克、史堅納（Quentin Skinner）、欣梯卡（Jaakko Hintikka, 1929-）等，都有發人深省的評論。¹⁰⁶其中欣梯卡的批評尤其尖銳，他認為原子似的單位觀念壓根兒不存在，像洛氏在《存在之巨鏈》中分析出來的「豐富原則」（principle of plenitude）根本不是一個觀念，而是由多

101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3-23; "Author's Preface,"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70), pp.xi-xv; "The Historiography of Idea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p. 1-13;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Idea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 (1940): 3-23.

102 Louis O. Mink, "Change and Causalit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 Special Issue (1968): 9.

103 Lovejoy, "The Historiography of Ideas," p. 9.

104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pp. 3-7.

105 Daniel J. Wilson, "Lovejoy's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fter Fifty Year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8 (1987): 187-206.

106 *Ibid.*, pp.197-203.

個相關觀念組成的聚合體。¹⁰⁷爲了回應他的詰難，支持洛氏的學者借助維根斯坦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 觀念，辯稱組成「豐富原則」那些相關觀念有家族相似的特性，它們是「豐富原則」的不同呈現，就像排中律可以寫成不同的方程式一樣。¹⁰⁸威爾遜認同這種辯解，主張「單位觀念」這個詞語可以摒棄，但洛氏辨析西方思想中各種「觀念家族」的方法仍然有實際價值。¹⁰⁹

我十分欣賞學者維護洛氏的努力，但對引入家族相似觀念的做法則有所保留，因爲利用這個觀念修正單位觀念史學，只會加快後者的死亡速度。首先，家族相似觀念並不能回應欣梯卡的提問，欣氏本人是維根斯坦專家，必定明白箇中關鍵。所謂「家族相似」，乃指隸屬某些觀念之下的各種外延事物雖然有許多相似點，卻沒有一個特點爲全部事物所共有，¹¹⁰因此排中律的不同寫法不能算是恰當的例子，佛格林 (Robert J. Fogelin) 的圖表始能展示維根斯坦原來的用意：¹¹¹

O ₁	O ₂	O ₃	O ₄	O ₅	O ₆
A	B	C	D	E	F
B	C	D	E	F	A
C	D	E	F	A	B
D	E	F	A	B	C

O₁至O₆指不同事物，A至F則是事物的各項屬性；圖中每件事物與相鄰的事物均有三項相同，大體相似，但當中沒有任何一項屬性爲全部事物所共有。因此說「豐富原則」有不同的呈現，而它們之間有家族相似的關係，正表示它們可以進一步分析出多種屬性，這樣豈不是認同了欣梯卡原來的詰難：豐富原則不是單一的觀念？再者，家族相似觀念帶有明顯的反本質主義

107 Moltke S. Gram and Richard M. Martin, "The Perils of Plenitude: Hintikka Contra Lovejo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1 (1980): 509.

108 Ibid., pp. 509-510.

109 Daniel J. Wilson, "Lovejoy's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fter Fifty Years," pp. 204-205.

110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p. 31e-33e.

111 Robert J. Fogelin,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33.

(anti-essentialism) 傾向，著重揭示意義的不確定性，¹¹² 單位觀念史卻關注不同學術主張中重複出現的元素，二者的進路 (approach) 迥然有別。最後還須注意的是，單位觀念史學研究與觀念家族的辨析有層次上的差異，若用上圖的符號來表示，後者的研究對象是 O_1 至 O_6 之間的關係，只要觀念或事物被確認為有家族相似的特性，沒有必要詳盡地分析各種細項，正如維根斯坦沒有認真羅列各種遊戲的屬性一樣。單位觀念史學則重視 A 至 F 等細分出來的項目，考察它們在不同學說中的組合關係；以浪漫主義為例，洛氏知道這個語詞有各種不一致的涵義，¹¹³ 但仍然分析出當時三個佔主導地位的觀念 (holism or organicism, voluntarism or “dynamism,” and diversificationism)，他所關注的不是各種浪漫主義的家族相似性，而是組成這種主義的元素，以及它們在其他學說 (如希特拉的主張) 中出現的情況。¹¹⁴ 由是而言，觀念家族的辨析與單位觀念史學根本是兩回事，威爾斯以前者取代後者，等於宣判了後者的死刑。

其實單位觀念一詞沒有必要被剔除，它雖然缺乏明確界說，但其意思基本上不難掌握，否則反對者也不可能振振有詞地聲稱豐富原則不是單位觀念了。豐富原則是否單位觀念，這是思想史上的個別問題，史家儘可以根據個人的史識或學養，繼續加以探討。然而縱使豐富原則不是單位觀念，也不能由此推斷單位觀念不存在，就像「甲不是人」不表示「人不存在」一樣。當我們說某觀念是單位觀念時，旨在表明它是歷史上不同學者或學派的主張中，反覆出現的因素或「單位」；掌握這些單位之間的各種關係，有助我們通盤理解學者們複雜的意見。¹¹⁵

我不大肯定錢鍾書對上述有關單位觀念的諸般論爭有多深認識，但他處理某些問題時，的確與洛氏的方法非常相似。在〈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

112 Robert J. Fogelin, “Wittgenstein’s Critique of Philosophy,” in eds. Hans Sluga and David G. Ster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ittgenste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0-52.

113 Lovejoy, “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Romanticism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p. 228-253.

114 Lovejoy, “The Meaning of Romanticism for the Historian of Idea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 (1941): 257-278.

115 Lovejoy, “Reply to Professor Spitz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 (1944): 204.

個特點)中，他提到所謂中國文評的特點乃是：

埋養在自古到今中國談藝者的意識田地裏，飄散在自古到今中國談藝的著作裏，各宗各派各時代的批評家都多少利用過；惟其它是這樣的普遍，所以我們習見而相忘。¹¹⁶

文章成於1937年5月，以他當時追讀外國新書的速度推斷，他很有可能參考過洛氏1936年出版的名著。¹¹⁷四十多年後，他探討「中國文藝傳統裏一個流行的意見」時，再次說出類似的話：

這個意見在中國古代不但是詩文理論裏的常談，而且成爲寫作實踐裏的套板。因此，我們慣見熟聞，習而相忘，沒有把它當作中國文評裏的一個重要概念而提示出來。¹¹⁸

他與洛氏的意見也許只是冥合，但巧合的情況不止於此。比較洛氏的治學方法與錢鍾書的「打通」說，我們還會有更多發現。

關於打通說的第一手資料，首推錢鍾書與鄭朝宗書的一段自白：

弟之方法並非「比較文學」，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而是求「打通」，以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打通，以中國詩文詞曲與小說打通。¹¹⁹

錢鍾書不願予人自我標榜的形象，所以經常借人喉舌，而鄭朝宗正是他早期的代言人。該信書於《管錐編》出版之前，鄭當時受託撰寫評論，¹²⁰錢鍾書成人之美，自報家門。密授之下，鄭朝宗放膽倡言：

作爲一種新的文藝批評，《管錐編》的最大特色是突破了各種學術界限，打通了全部文藝領域。……他常拿戲曲、小說釋經史中的語言或表現手法。…

116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頁64。

117 筆者作出這個斷言的主要原因乃上引錢文與洛氏的說法實在非常相似 (cf.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p. 7.)，不過一位審查人質疑筆者「似乎沒有考慮到當時海運到上海」的時間。按：錢氏當時在歐洲留學，並有讀書日記傳世，到底有沒有讀過洛氏著作將來便有分曉，這裏僅立此存照。

118 錢鍾書，《七綴集》〈詩可以怨〉，頁135。

119 鄭朝宗，〈《管錐編》作者的自白〉，載《海濱感舊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頁124-125。

120 鄭朝宗，〈懷舊〉：「1979年我上北京參加第四次文代會，一天接到周振甫先生從西苑賓館打來的電話，說有事相商，我去見他，他捧出一大包《管錐編》樣稿，叫我看後寫篇評論，我固辭不獲已。」載沈冰編，《不一樣的記憶：與錢鍾書在一起》，頁117。

…此外，詩、文、詞、曲、小說之間界限也打通了……。最後，中西文學間的鴻溝也填平了。¹²¹

打通的基本信念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¹²²而「心同理同，正緣物同理同」。¹²³〈詩可以怨〉末段的一番話正是其最佳註腳：

人文科學的各個對象彼此繫連，交互映發，不但跨越國界，銜接時代，而且貫串著不同的學科。由於人類生命和智力的嚴峻局限，我們為方便起見，只能把研究領域圈得愈來愈窄，把專門學科分得愈來愈細。¹²⁴

這種方法自鄭朝宗揭櫫以後，即獲研究者大吹特吹，¹²⁵實際上洛夫喬伊早有相近的意見。

在〈觀念史學〉一文中，洛氏列舉了十二種牽涉到觀念思想的歷史研究，包括哲學史、科學史、民俗學、語言史的個別部門、宗教和神學史、文學史、比較文學、文學以外的藝術史、經濟及經濟理論史、教育史、政治及社會史、社會學的歷史部分等，¹²⁶研究者在自己的領域裏埋頭苦幹，鮮有溝通。他認同專門化是促使各種學科知識前進的必要條件，但這些分科只是人為的區別而已，在我們探索的歷史現象裏，並沒有相應的分界線。¹²⁷因為「觀念是世界上最易遷移的事物」，¹²⁸研究個別觀念，需要突破學科的限制，進行跨科考察。洛氏這種超越學科的視野與其單位觀念史學正是互為表裏，單位觀念是各家學說的構成元素，經常重現於不同的學術領域中，研究這些觀念自然不可能被人為的學科界限所約束了。他的主張與打通說如出一轍，具體清楚之處猶有過之。

121 鄭朝宗，〈研究古代文藝批評方法論上的一種範例〉，載《錢鍾書研究》第1輯，頁37-38。

122 錢鍾書，《談藝錄》〈序〉，上卷，頁1。

123 錢鍾書，《管錐編》（一），上卷，頁97。

124 錢鍾書，《七綴集》〈詩可以怨〉，頁150。

125 如《錢學論》（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云：「由各家各學之可同進而求『體裁別異』之可通：小說與歷史通，繪畫與書法通，詩與音樂通……總之，事理、文理、心理、哲理，無不可通。錢鍾書也就成為名副其實的古今通、中西通，並且是沒有『通人之蔽』的『打通』論者。」（頁699）

126 Lovejoy, "The Historiography of Ideas," pp. 1-2.

127 Lovejoy, "The Historiography of Ideas," p. 2.

128 Lovejo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Ideas," p. 4.

洛氏曾呼籲哲學史研究應該多注意哲學觀念在宏大的、專技的體系以外的影響，¹²⁹這與錢鍾書著名的段落遙相呼應：「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它們的一些個別見解還為後世所採取而未嘗失去時效。……往往整個理論系統剩下來的有價值東西祇是一些片段思想。」¹³⁰片段思想與單位觀念的關係仍有待學者深究，這裏只想補充，洛氏的研究方法可以幫助我們說明打通說的一個理論問題：打通的判準何在？錢鍾書曾批評王國維「附會叔本華以闡釋《紅樓夢》」：

吾輩窮氣盡力，欲使小說、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等為一家。參禪貴活，為學知止，要能捨筏登岸，毋如抱梁溺水也。¹³¹

為學知止，打通之餘須知有不可打通的情況。然則甚麼時候可以打通，甚麼時候不可以打通？大部分論者，包括批評別人「模糊影響」的人，對這個問題也只有模糊影響的答案。¹³²參觀洛氏的學說，可知錢鍾書自述的打通說只描述了研究的結果，並沒有涉及研究的過程，他的金針從未亮相。洛氏則簡括地點明，單位觀念的研究方法包括分與合（isolation and synthesis）兩方面：把觀念暫時孤立起來加以研究，再把它放回原來所屬的歷史範疇內進行考察。¹³³仍然以浪漫主義為例，洛氏解析了當時三個主要觀念後，即把它們移施到希特拉的主張中；從研究的結果看，浪漫主義與希特拉被打通了，但賴以打通的關鍵，其實是整體主義等三個觀念。由是而言，個別觀念的實際遷移情況才是學科得以相通的主要原因，後者只是前者的表現而已。反過來說，要是某些貌似統一的學說內部發現不能相貫通的觀念，我們便有理由把

129 Lovejoy, "The Historiography of Ideas," p. 8.

130 錢鍾書，〈讀《拉奧孔》〉，《七綴集》，頁39。

131 錢鍾書，《談藝錄》，上卷，頁89。

132 如《錢學論》，頁690：「到底怎麼個『通』法，談者則模糊影響」。他的意見是：「為甚麼能『打通』？因為『心理攸同』，『道術未裂』。」（頁694）看了這種偽似說明，我們還是要問：既然心理攸同、道術未裂，為甚麼叔本華與《紅樓夢》不能打通？又《管錐編》述說（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90），頁49：「錢先生在運用『打通』手法時，心中自有辯證的思維邏輯為指導，下筆時做到可『打通』則『打通』，打不通則不『打通』，即是說知『止』。……『打通』又『打不通』，在邏輯學上可稱為悖論。」這番富神秘色彩的話仍然未能告訴我們何時可通，何時不可以通。

133 Lovejoy, "The Historiography of Ideas," p. 10.

它分成若干流別；洛氏正是以自然主義（naturalism）為判準，分析出不同的浪漫主義。¹³⁴ 錢鍾書的打通說，其實也是以觀念作為判分的準則。

大學時初讀《管錐編》，即被錢鍾書鞭辟入裏的分析深深吸引，他診斷、切割觀念的技巧令人拍案叫絕。如論《文賦》「漱六藝之芳潤」云：「陸機蓋已發《文心雕龍》〈宗經〉之緒。……《全後漢文》卷九一王粲《荊州文學記官志》雖云『遂訓《六經》』，……初非緣詞章說法，『文學』所指甚廣，乃今語之『文教』。」¹³⁵ 又《全齊文》卷25論《古畫品》云：「談藝之拈『神韻』，實自赫始；品畫言『神韻』，蓋遠在說詩之先。陸機《文賦》：『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韻』與『文』互文一意，謂殘缺不全與遺留猶在之詩文，乃指篇章，非指風格也。」¹³⁶ 該節詳盡探討「畫品文評先後同標『神韻』」的情況，繼而揭示「吾國首拈『韻』以通論書畫詩文者，北宋范溫其人也」，¹³⁷ 對「韻」這個觀念作出多層次的歷時分析，波瀾壯闊，教人佩服不已。後讀《外國理論家作家論形象思維》「西歐古典部分前言」論述「『想像』這個重要概念在美學和文評史裏發展歷程的概貌」，¹³⁸ 因論題性質較為接近，乃恍然領悟他與洛氏的方法實相一致。然而論者談及他的打通說，多標榜其綜合能力，鮮有覺察背後的分析基礎，對他本人的重要提示視若無睹：

在某一點上，鍾嶸和弗洛伊德可以對話，而有時候韓愈和司馬遷也會說不到一處去。¹³⁹

當中「一點」「一處」才是句眼所在。鍾嶸與弗洛伊德皆看到詩歌有「排遣、慰藉或補償」的作用，這是他們相通的「一點」；司馬遷的「發憤」表示窮苦的「坎壈不平」，韓愈的「不平則鳴」卻包括歡樂在內，這是他們不能捉置「一處」的原因。¹⁴⁰ 可見打通與打不通取決於所比較的一點、一處，被分析

134 cf. Lovejoy, "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Romanticisms."

135 錢鍾書，《管錐編》（三），頁564。

136 錢鍾書，《管錐編》（四），頁234。

137 錢鍾書，《管錐編》（四），頁231-252。

138 今編入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頁337-341。

139 錢鍾書，《七綴集》〈詩可以怨〉，頁141。

140 錢鍾書，《七綴集》〈詩可以怨〉，頁139-143。

出來的單位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作者的著述中實際的分布情況，規劃了可通與不可通的疆界。因此《管錐編》既論「貌異心同」，亦論「貌同心異」，同與異正是相對於要探討的單位而存在。叔本華與《紅樓夢》之不可通，並非因為哲學與文學有界線，而是因為叔本華認為「欲饜願償，樂即隨滅。故喜樂之本乃虧也，非盈也」，¹⁴¹ 王國維卻以為《紅樓夢》之悲出於欲未饜、願難償，與叔氏之說實不相侔，說不到一處去。

總言之，錢鍾書絕不是渾沌地「離形去知，同於大通」，而是思辨地「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打通的難度不在領域範疇的差異距離，而在發掘及辨析那些反覆出現於各家學說中，卻又習而相忘的「一點」。理解這個道理，我們才能清楚掌握打通說的涵義，錢鍾書的方法並不神秘，神秘只存在於混亂的腦袋中。當然，錢鍾書始終以文學為本業，與出身哲學的洛夫喬伊的學術關懷並不完全相同，¹⁴² 但他們在方法上近似之處，卻是顯而易見的。「學說有相契合而非相授者」，¹⁴³ 他說洛氏的方法「很有用，很可啓發」，也許因為多所借鑒、深受影響，也許因為莫逆於心、惺惺相惜，無論如何，洛氏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絕不能以其著作中徵引的文字來衡度。那些以「錢鍾書與現代西學」為題的研究，當留片席地與洛夫喬伊。

六、結 語

以上從不同角度探討了錢著引文的特性，顯示除溯源、標舉、箋證、鑑別等學理作用外，當中還有修詞的考慮、炫博的意圖。理解這些特色，我們才能明白錢鍾書對洛夫喬伊的態度，絕不能單純以引文的數量來衡量。此外，文章又深入介紹了單位觀念史學的涵義，並且嘗試說明打通說的判準根據，藉此透視洛氏對錢鍾書的影響。假如我們的觀察是可以接受的話，有關錢鍾書治學方法或學術淵源的研究便得格外小心，因為他所重視或深受影響

141 錢鍾書，《談藝錄》，上卷，頁85。

142 洛氏對脫離任何歷史問題的純文學（pure literature）研究抱有保留的態度（“The Historiography of Ideas,” p. 3），這與錢鍾書強調詩作詩讀的精神不盡一致。

143 錢鍾書，《管錐編》（二），上卷，頁65。

的學者，未必出現在著作中，需要擘肌分理、析骨取心。¹⁴⁴錢鍾書願意廣泛地把西方的學術理論運用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中，他的經驗無論成功與否，都值得我們參考或借鏡。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二、近人論著

王水照 1999 〈記憶的碎片——緬懷錢鍾書先生〉，載何暉、方天星編，《一寸千思》，瀋陽：遼海出版社，頁221-230。

北京語言學院編 1982 《中國文學家辭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洪岩 1995 《智者的心路歷程——錢鍾書的生平與學術》，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李洪岩 1999 〈錢鍾書與法國〉，《中華讀書報》，1月20日。

李洪岩 1995 〈吳組緜暢談錢鍾書〉，載牟曉朋、范旭倫編，《記錢鍾書先生》，大連：大連出版社，頁122-125。

李洪岩、范旭倫 2000 《為錢鍾書聲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李貴生 1996 〈詩喻易象異同論〉，《中外文學》24.10: 79-103。

李慎之 1999 〈千秋萬歲名 寂寞身後事——送別錢鍾書先生〉，《一寸千思》，瀋陽：遼海出版社，頁186-193。

周振甫 2002 〈《管錐編》審讀意見（附錢鍾書先生批注）〉，載馮芝祥編，《錢鍾書研究集刊》第3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頁6-57。

季進 2002 《錢鍾書與現代西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林湄 1999 〈一代學者錢鍾書〉，載沈冰編，《不一樣的記憶：與錢鍾書在一

144 自論者披露錢鍾書覆朱曉農書：「我一貫的興趣是所謂『現象學』（見胡範鏞，《錢鍾書學術思想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21），關於他與現象學的論述逐漸出現。然而錢鍾書的現象學，究竟借鑑自歐陸現象學運動中諸位健將的主張？還是英美哲學家如皮爾斯（C. S. Peirce, 1839-1914）所說的現象學？現在的討論似乎尚在皮膚上打轉。

- 起》，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頁192-196。
- 胡範鏞 1993 《錢鍾書學術思想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范旭侖 2002 《〈錢鍾書批注〈吳組緝暢談錢鍾書〉〉辨正》，《中華讀書報》，6月26日〈時代文學〉欄。
- 范旭侖 2000 〈錢鍾書的性格〉，載馮芝祥編，《錢鍾書研究集刊》第2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頁14-72。
- 夏志清 1999 〈錢氏未完稿《百合心》遺落何方？〉，《一寸千思》，瀋陽：遼海出版社，頁324-329。
- 高恒文 2002 〈關於《五柳先生傳》〉，載《錢鍾書研究集刊》第3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頁154-160。
- 張文江 1995 〈錢先生的一封信〉，載牟曉朋、范旭侖編，《記錢鍾書先生》，大連：大連出版社，頁103-106。
- 張隆溪 2000 《走出文化的封閉圈》，香港：商務印書館。
- 敏 澤 1999 〈論錢學的基本精神和歷史貢獻〉，載《錢鍾書研究集刊》第1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頁1-40。
- 敏 澤 2000 〈錢先生交往回憶之一〉，載《錢鍾書研究集刊》第2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頁1-13。
- 莫妮克 (Monika Motsch) 著，史仁仲譯 1992 〈倩女離魂法——錢鍾書作為中西文化的牽線人〉，載陸文虎編，《錢鍾書研究采輯》(一)，北京：三聯書店，頁40-52。
- 莫芝宜佳 (Monika Motsch) 著，馬樹德譯 1998 《〈管錐編〉與杜甫新解》，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郭在貽 2002 《郭在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 陳子謙 1992 《錢學論》，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
- 陳平原 2001 〈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以「引經據典」為中心〉，《文學評論》4: 23-32。
- 陳寅恪 1982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230-231。
- 陸文虎 1992 《「圍城」內外》，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 湯 晏 2001 《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臺北：時報文化。

- 舒展 2002 〈錢鍾書函批《吳組緇暢談錢鍾書》〉，《中華讀書報》，4月24日〈時代文學〉欄。
- 黃永玉 1999 〈北向之痛——悼念錢鍾書先生〉，載《一寸千思》，瀋陽：遼海出版社，頁386-392。
- 黃偉經 2000 〈關於《錢選》出版的往事〉，《博覽群書》，2001年6月7日。
- 劉士杰 1999 〈精神的偶像〉，載《一寸千思》，瀋陽：遼海出版社，頁182-185。
- 劉衍文 2000 〈漫話錢鍾書先生〉，載《錢鍾書研究集刊》第2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頁73-103。
- 蔡田明 1990 《〈管錐編〉述說》，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
- 鄭朝宗 1988 〈《管錐編》作者的自白〉，載《海濱感舊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頁123-126。
- 鄭朝宗 1989 〈研究古代文藝批評方法論上的一種範例〉，載錢鍾書研究編委會編，《錢鍾書研究》第1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頁33-52。
- 鄭朝宗 1999 〈懷舊〉，載《不一樣的記憶：與錢鍾書在一起》，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頁109-118。
- 錢鍾書 1989 〈《談藝錄》（增訂本）補正〉，載《錢鍾書研究》第1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頁7-32。
- 錢鍾書 1996 《管錐編》第5冊，香港：中華書局。
- 錢鍾書 2001 《管錐編》，北京：三聯書店。
- 錢鍾書 2001 《七綴集》，北京：三聯書店。
- 錢鍾書 2001 《圍城》，北京：三聯書店。
- 錢鍾書 2001 《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北京：三聯書店。
- 錢鍾書 2001 《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
- 閻簡弼 1990 〈評錢鍾書先生著《談藝錄》〉，載《錢鍾書研究》第2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頁158-169。
- 羅厚 1992 〈錢鍾書書札書鈔（資料）〉，載《錢鍾書研究》第3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頁291-325。
- Fogelin, Robert J. 1996. "Wittgenstein's Critique of Philosophy." In Hans Sluga and David G. Stern,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ittgenstein*.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0-52.
- Fogelin, Robert J. 1996.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 Goffman, Erving. 1990.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Penguin Books.
- Gram, Moltke S., and Richard M. Martin 1980. "The Perils of Plenitude: Hintikka Contra Lovejo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1: 509.
- Heidegger, Martin. 1949. *Existence and Being*.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
- Heidegger, Martin. 1962. *Being and Time*,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trans. New York: Harper.
- Kierkegaard, Sören. 1941. *Fear and Trembling: A Dialectical Lyric*. Walter Lowrie, tr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erkegaard, Sören. 1946. *A Kierkegaard Anthology*. Robert Bretall, ed.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 Lovejoy, Arthur O. 1927. "'Nature' as Aesthetic Norm." *Modern Language Notes* 7: 444-450.
- Lovejoy, Arthur O. 1940.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Idea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 3-23.
- Lovejoy, Arthur O. 1941. "The Meaning of Romanticism for the Historian of Idea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 257-278.
- Lovejoy, Arthur O. 1944. "Reply to Professor Spitz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 204.
- Lovejoy, Arthur O. 1964.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ovejoy, Arthur O. 1970.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 Mink, Louis O. 1968. "Change and Causalit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 (Special Issue): 9.
- Wilson, Daniel J. 1980. *Arthur O. Lovejoy and the Quest for Intelligibilit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Wilson, Daniel J. 1982. *Arthur O. Lovejo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Garland.

Wilson, Daniel J. 1987. "Lovejoy's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fter Fifty Year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8: 187-206.

Wittgenstein, Ludwig. 1992.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Qian Zhongshu, Arthur O. Lovejo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tations in Qian's Works

Kwai Sang Lee *

Abstract

The research method of Arthur O. Lovejoy, the American historian of ideas, was much appreciated by Qian Zhongshu 錢鍾書. Interestingly, Lovejoy's name seldom appears in Qian's academic works despite their preponderance of citations. To elucidate this issue, this paper will first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ian's citations of western scholarship, and then examine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History of Unit-ideas. In order to make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an and Lovejoy, we will show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method of unit-ideas and Qian's own method.

Keywords: Qian Zhongshu 錢鍾書, citations, Arthur O. Lovejoy, History of Unit-ideas, the method of striking through

* Kwai Sang Lee is a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